

# 妇女解放和同性恋解放运动

黑豹党的创立者，休伊·牛顿

演讲于 1970 年 8 月 15 日

译 | Cassie、Brute

在过去的数年间，妇女和同性恋者群体之中发展出了强有力的追求解放的运动。不少人对如何理解这些运动还存在着困惑。

不管你对同性恋本身，还是对各种在同性恋者和妇女之中开展的解放运动有怎样的个人见解或不安（并且我将妇女和同性恋者们称作被压迫的群体），我们都应该将这些运动用一种革命性的方式统一在一起。我说到“不管你们有怎样的不安”，是因为我们都很清楚，有时遇见一个同性恋我们的第一本能可能是一拳打上去，而我们对于女性的期望是希望她们闭嘴。我们希望攻击一个同性恋者，是因为我们害怕我们可能是同性恋；而我们希望一位女性闭嘴，则是因为我们害怕她可能会阉割我们，或是攻击我们的下体。

我们必须对自己抱有安全感，并因此对所有受压迫者怀有尊重和爱。我们不能采取白人种族主义者的那种种族主义态度：他们看不起我们的黑人同胞，因为那些人是黑人，并且贫穷。但许多时候，最贫困的白人却也是最种族主义的，因为他们担心失去些什么，或是在黑人那里发现什么他们没有的东西。这时候，黑人对他说来就成了一种威胁。每当我们注视着被压迫的人民，并且因为他们特定的行为或是对既定规范的僭越而愤怒时，这种心理过程就发生了。

记住，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套革命的价值体系，我们还处在建立它的过程之中。我不记得我们确立了任何一种鼓励一个革命者对同性恋进行言语上的冒犯的价值观，或者叫一个女人对遭受的（因性别而）特殊的压迫保持沉默。事实上刚好相反，我们认可女性拥有自由的权利。尽管我们还没有说太多关于同性恋的内容，但我们必须理解同性恋解放运动，因为它确实正在发生。根据我的阅读，我的经验和对同性恋者的观察，我认为同性恋者还没有被社会中的任何人给予过自由——他们可以说是社会中最受压迫的群体。

是什么让他们成为同性恋？对此我并不完全理解。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堕落，我并不知道是否如此，但我怀疑这一点。无论原因如何，我们都知道同性恋

事实存在，而且我们应当理解它最纯粹的形式：一个人应该拥有自由去任意支配自己的身体。

这不是在鼓励那些在同性恋中我们并不看作革命的东西。但这并不是说同性恋者不可以成为革命者。当我说他们“也可以”成为革命者时，也许这已经夹杂了偏见。（与这种偏见）正好相反，同性恋者可以成为最富有革命性的群体。

当我们召开革命会议、集会和示威时，我们应当让同性恋和妇女解放运动获得充分的参与。有些群体可能比其他群体都更富有革命性。我们不能通过少数者的行为去说他们都是反动或反革命的，因为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应该像对待其他任何自称革命的团体或党派一样对待不同派别。我们应当尝试以某种方式判断它们是否以一种真诚的革命形式，在真正的受到压迫的情形下行动。（并且我们承认，如果她们是女性，她们便可能正承受压迫。）如果他们有不革命或者反革命的行为，就批判这一行为。如果我们感到这一群体在精神上想要进行革命的实践，却在解读革命哲学时犯了错误，或是不理解运动中的社会力量的辩证法，我们就批判这些错误，而不是批判群体本身，因为她们是试图获得自由的女性，对于同性恋者也是一样。在他们事实上试图诚实的时候，我们不该说他们的整个运动都是不诚实的。他们只是犯了诚实的错误。朋友是被允许犯错的。敌人之所以不被允许犯错，是因为他的整个存在就是个错误，并且我们因为这个错误而忍受苦难。但是妇女解放阵线和同性恋解放阵线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是我们的潜在盟友，而我们需要尽可能多的盟友。

我们应当愿意去讨论许多人对同性恋怀有的不安。当我说“不安”时，我指的是害怕他们威胁了我们的男性气概。我能理解这种恐惧，因为对于美国男性来说，建立这一不安的长期的调节过程中，同性恋可能在我们身上引起了特定障碍。我自己对男同性恋者怀有顾虑，另一方面，对女同性恋者则不然，而这本身就是一种现象。我想这可能是因为男同性恋者于我是一种威胁，而女同性恋者则不是。

我们应当小心使用那些可能会让我们的朋友感到反感的词汇。“基佬”和“垃圾”这两个词应当从我们的词汇表中剔除，我们尤其不应用那些通常指同性恋的词语去称呼人民的敌人，比如尼克松或是米切尔（译者注：指约翰·N·米切尔（John Newton Mitchell）美国第67届司法部长，尼克松的密友。）。同性恋并不是人民的敌人。

我们应当尝试与同性恋解放团体和妇女解放团体结成工作联盟。我们必须始终以最恰当的方式处理不同的社会力量。